

在墨西哥,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几乎家喻户晓;在南美洲,斯利姆·埃卢可谓富甲天下;在全球,埃卢一度登上“全球首富”的位置让世界为之瞠目。

不过,这一从只有中等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走出的符号式人物似乎并没有像比尔·盖茨那样成为众人传唱的英雄,相反由于其特殊的财富成长背景和非常另类的观点表达而招徕了不小的非议。

斯利姆·埃卢：

财富独行侠

■ 张 锐 本刊特约撰稿人

财富加速度

在名流簇拥、奇才云集的国际商界,斯利姆·埃卢这一名字对于人们来说似乎显得十分地陌生,而其跳入公众的眼球还是在2007年。《福布斯》公布的2007年度全球富豪榜显示,盖茨以560亿美元的资产再次位列榜首,“股神”巴菲特以420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第二,而紧追巴菲特之后的则是从墨西哥跳出一匹“黑马”——斯利姆,当时其个人资产为490亿美元。

盖茨与巴菲特占居全球财富“二甲”的位置似乎并没有超出人们的想象,但斯利姆的横刺而出的确有点出人意外。因为在此之前的全球个人财富排行榜上,美洲地区除了美国被公认为富人的摇篮之外,其他国家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国际权威评级者的视野之外,更不说一个小小的墨西哥了。自然,当斯利姆带着满身的珠光宝气走到荧光灯

前时,其所能吸引舆论的注意力就被成倍地放大,各种关于斯利姆财富的报道从四面八方宣泄而出。

《经济学家》杂志曾算过一笔账:在2006年,平均每小时有近220万美元流入斯利姆的腰包,当时的结论是,以斯利姆资产惊人的增长速度,他将在不久超越盖茨成为新首富。而一个非常具有诠释意义地新闻是,《福布斯》网站在2007年4月就公布了一条统计数据,即斯利姆当时的个人资产已达到531亿美元,超过了巴菲特。

当财富如同吹气球般膨胀的事实公诸于众时,斯利姆所具备的新闻效应就可能一次又一次被撑大。一个月后,墨西哥权威网上财经杂志《共同感受》以整版网页向全球释放出了一个精彩的财富数据:截至2007年6月底,斯利姆个人身价已达到678亿美元,超出盖茨86亿美元,成为当时的世界新首富。而且据该杂志的创办者艾德华多·加西亚的最新推算,2007年斯利姆月均进账35亿美元,平均每小时达近500万美元。

本文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显然,成就斯利姆王者位置的关键年代是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仅2007年前两个季度,斯利姆控股的美洲移动通讯公司股价飙升了27%,其控股的固定电话公司墨西哥电信公司的股价也上升了11%,旗下的银行股价格也升值了20%……,股价的快速拉升导致了斯利姆的财富一路狂飙到了678亿美元,从而助推了斯利姆进军世界首富的速度。

斯利姆的出现却打破了盖茨先前关于世界首富将产生于生物制品行业的预言,同时,斯利姆也创造了财富递增的另一个全新记录。最早成为世界首富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的财富靠几代人用100年时间积累而成,接着成为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仅用20年时间就积累而成,再接下来的是沃尔玛老板沃尔顿,他仅利用13年时间使个人资产翻了1700倍,而斯利姆则创下了最近10年全球个人资产增值速度最快的纪录。

当然,《共同感受》所界定的斯利姆财富位置还有待于全球所公认的《福布斯》杂志的最终认可。按照一般惯例,有关斯利姆个人资产的数据则要等到2008年3月份《福布斯》才会公布。不过,权威专家预计,由于墨西哥股市的涨幅明显落后于拉丁美洲整体股市的表现,其仍然具备了非常乐观的上涨空间;更由于斯利姆名下企业的总市值占到目前墨西哥股市总市值3660亿美元的近一半,因此,未来股市的财富活动还会让斯利姆大笔进账。

不过,面对着外界将自己的财富故事炒得沸沸扬扬的局面,斯利姆本人显得异常地超然与平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斯利姆说:“我不想和任何人竞争,更不想与他人争做第1名、第10名或者第15名。”同时,斯利姆非常清楚自己的财运与股市相连。他说:“股票时涨时跌,股市时好时坏。我的运气也如此”。他直率地说,自己很有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败落”。

过人的商业禀赋

现年67岁的斯利姆并非土著的墨西哥人,而是一个黎巴嫩移民家庭的后代。斯利姆清楚地记得,就在自己9岁时,父亲为了逃避政府的迫害带着全家移居到了墨西哥。斯利姆的父亲在黎巴

嫩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来到墨西哥仍然操持着旧业。他先是在墨西哥首都开了一家名为“东方之星”的干货店,后来趁着墨西哥经济困难时期在市中心买下了一笔地产,而正是这项具有赌博风险的行为让斯利姆的父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后来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及至父亲去世后,斯利姆从其手中接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父亲无疑是带领斯利姆进入商业殿堂的导师。少儿时期的小斯利姆对父亲在店里的钱货交易就有一种特别好奇,有心的父亲看出了儿子所潜在的商业能力,于是就经常有意安排斯利姆在商店柜台后帮忙收钱,并不时告诫斯利姆要培养和保持销货的津贴和开支分类记账的习惯。在一个笔记本中,父亲给斯利姆写了这样一段话:“卡洛斯:记住,所有分配给你的工作一定要立即做完。账目要迅速地、尽量清晰地记录下来,不能有差错。如果不能,我将要在我的津贴中扣除。”这个笔记本连同当年记下的5本账本,斯利姆如今依然将它们放在自己办公室书架中最显眼的位置。

雏鸟总有单飞的时候。11岁时,父亲给了斯利姆一笔约合20美元的资金,斯利姆兴高采烈地拿着这笔自己看来非常“巨大”的资本做出了人生第一项投资——购买政府储蓄公债,一年之后,20美元升值到40美元;紧接着,斯利姆连本带利地将其投放到股票市场,结果也是连翻数倍,而等到斯利姆15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墨西哥最大银行的股东。

也许是阴差阳错,考上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斯利姆并没有能够选择自己喜爱的金融专业,而是进入到了土木工程系学习。自然,斯利姆并没有将全部精力放在学业上,而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进行着股票投资。因此,到斯利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从股市中独立赚取了40万美元。尽管在毕业之后斯利姆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但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还在于商业,于是不久便辞职。30岁时,斯利姆开始利用从股市中得来的资本投资于采矿、制造、造纸和烟草业,此举为日后的“斯利姆王国”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

不过,商业思维非常发达的斯利姆似乎与现代科技保持着一段距离。在斯利姆的办公桌上,如今只放着一部传唤机,而看不到电脑等办公自动

化设备。尽管8年前他的孩子在圣诞节期间就送给了他一台笔记本电脑,但至今斯利姆还不知道怎样使用,有时他甚至开玩笑说:“我只会一项操作,那就是按‘开机’键。”当然,这些不意味着斯利姆拒绝接受现代事物。七年前,斯利姆就已经进军互联网和个人电脑领域。他先是收购了美国CompUSA,后来又与微软公司合作,启动了一个西班牙语网站。对于这些投资决定,斯利姆说:“我也不会开飞机,但是这不妨碍我经常乘飞机。”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斯利姆还有另外一大商业爱好——收藏艺术品。如今,斯利姆是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雕塑作品最大的收藏者,还有超过12幅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绘画。在投资家的眼中,只要斯利姆愿意出手,这些丰富的珍藏品日后必将为其带来另类不菲的价值。

作为一种对斯利姆商业眼光的否定性判断,许多人至今认为斯利姆的投资市场只局限在墨西哥,其实不然。以庞大的墨西哥电信公司为基地,斯利姆通过控制拉丁美洲最大的手机生产商America Movil公司把触角伸向了多米尼加、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七年前,斯利姆就收购了美国CompUSA和萨克斯第五大道,前者是美国最大的电脑零售商,后者是全球最大专营奢侈品的百货公司。一个纵横美洲的斯利姆商业王国依稀可见。

看准机遇就下手

对于斯利姆而言,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并不只是商业的启蒙和巨额的遗产,更学会了发现和掌控商机的特殊本领。时至今日,斯利姆仍然牢记着父亲影响着自己一辈子的那句教导:“不管陷入多么严重的危机,墨西哥都不会玩完。如果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任何恰当的投资最终都会得到回报。”而也正是这句经典语录的指导,斯利姆才得以成就日后辉煌的商业人生。

1980年代初,墨西哥遭遇外债重压而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本币疯狂贬值,外资撒腿逃离,国内绝大多数投资者也是退避三舍,而此时的斯利姆拿出了像父亲当年投资房地产那样的勇气,一口气收购了许多濒临破产的烟草企业和餐饮连锁公司,并最终成功地将它们扭亏为盈。目前,这些

企业的市值平均翻了300多倍,斯利姆也由此赢得了“拉美的巴菲特”的美名。不过,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称号,因为他认为巴菲特的过人之处表现在股票投资上,而他做的比投资更加深入,他更倾向于亲自操办实业。

作为斯利姆最终崛起为墨西哥商业精英的另一个重要机遇则是1990年代初奉行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墨西哥萨利纳斯总统所进行的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从1989~1992年,短短3年间内,墨西哥政府就出售了218家国有企业。而精明的斯利姆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他组织了一个包括法国电信公司、西南电话集团在内的豪华投资集团,出资17.6亿美元从萨利纳斯政府手里买下了墨西哥电信公司,其中斯利姆本人得到了20%的控股股份。在接下来的5年里,斯利姆与合伙人为墨西哥电信公司投入了100亿美元。作为交换,斯利姆也得到了政府一份慷慨的承诺——在六年内维持其在电信公司的垄断地位。

然而,令斯利姆没有想到的是,这桩纯粹的商业买卖却迅速被扔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墨西哥民主革命党反政府力量一方面公开斥责萨利纳斯总统以低廉价格向斯利姆出售墨西哥电话公司,另一方面“揭露”出了斯利姆向总统行贿2500万美元的事实,由此提出了对萨利纳斯总统的弹劾案。所幸地是,国会在经过严格的调查后否认了反对党的说法,并最终认定没有证据显示墨西哥电话公司是一次错误的交易。斯利姆也得以从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

6年的垄断保护期为斯利姆制造了让企业转轨和重生的宝贵机遇。刚接手墨西哥电话公司时,公司极端的低效率出乎于斯利姆的意料之外——安装一条电话线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而且在业内名声很差。斯利姆由此开始了从人力资本调整、产品市场开发到服务质量承诺等纠错性的深度改革,最终斯利姆将墨西哥电话公司成功地改造成了一个现代化、专业化的大企业。

不过,廉价午餐免供后,分享者就要为新的猎食而战。随着6年垄断期的结束,斯利姆旋即遭遇到了更加艰苦的挑战——一批国内外竞争者开始寻求在墨西哥电信市场分得一杯羹。作为反

击,斯利姆针对竞争者发动了一场激进的、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广告战。他告诉媒体:“如果我们的竞争者变得激进,我们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激进。”不过,由于国会坚决支持在电信领域引进新的竞争者,斯利姆的努力并没有成功。作为一种策略性的保护,斯利姆提前出资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并购买下墨西哥电信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最终确保了自己在电信市场的优势。一位墨西哥著名的财经评论家这样评论道:“他把钱花在嘴巴可及的地方。他的观点就是墨西哥电信公司必须继续保持电信市场的主导游戏者地位。”

与在国内竞争市场的行事风格一样,斯利姆在国际商界也表现得非常活跃。他曾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管理委员会的第一个拉美裔主席,担任过SBC通讯公司的首席董事和Altria烟草集团董事等要职;现在,斯利姆还在继续担任阿尔卡特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墨西哥股票交易所副主席、墨西哥经纪行主席。

大胆的垄断辩护士

每天早上,墨西哥人在手机闹铃声中醒来,他们使用的手机服务是斯利姆提供的;他们出门开车上班,车的轮胎是在斯利姆开的店里买的,路上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钢材是斯利姆的公司生产的;中午,他们可能在斯利姆开的一家餐馆吃饭。晚上回到家里打开电视,墨西哥人收看的是斯利姆电视台播放的新闻;上网,他们用的是斯利姆公司提供的网络。墨西哥国内报道说,斯利姆是至少25万墨西哥雇员的“衣食父母”,而且只要在墨西哥生活,你很难想象可以不需要斯利姆的产品。《纽约时报》形象的描述是:“斯利姆的产业简直从摇篮覆盖到坟墓,墨西哥就像是一个‘斯利姆王国’,他简直无处不在。”

庞大的商业帝国很容易与“垄断”交织在一起,因此,斯利姆的财富地位在墨西哥一直存在争议。他甚至被墨西哥人视为一个“将帝国建立在与墨西哥总统和其他政客牢靠关系之上的贪婪的垄断者”。一份名叫《La Reforma》的右翼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上的斯利姆被置于一个拳击场中央,拳击场四周被电话线围绕。斯利姆的身材被严重

放大,他庞大的后背把一个羸弱的对手狠狠压在下面。这幅漫画暗示了斯利姆对电信行业和手机市场的垄断。漫画取名为《十亿美元宝贝》。无独有偶,在墨西哥电视节目《实话实说(Truth to be told)》中,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愤怒地把一个馅饼塞进纸做的斯利姆肖像嘴里,嘲笑他是一个饕餮狂,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暴君。

对于这些指责,斯利姆似乎不以为然。他直接告诉媒体说:“当你为了别人的看法活着时,你就相当于一个死人了,我不想在活着的时候考虑我死后人们会如何想起我。”他还表示,因为生活在墨西哥,需要被双重标准衡量。但在美国就没有这类干扰,很多美国的公司,比如微软、波音和英特尔,它们在各自领域也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却并未受到指责。同时,斯利姆甚至拿出数据反驳自己是垄断者:“在长途电话业务方面,我让步了44次;市话业务方面,我让步了26次;在移动通信业务方面让步了10次。墨西哥电信公司没有垄断行为。”

但是,斯利姆必须承认这样一种事实:他掌管的墨西哥电话公司控制了墨西哥本国90%以上的电话业务,电话费价格比别的国家高出许多。根据《经济学家》提供的数据,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经营一家小店,每月平均电话费是132美元,而在美国只需要60美元。由于别无选择,墨西哥人只能接受斯利姆的高价。此外,墨西哥73%的手机用户使用的是斯利姆移动公司的网络,70%的宽带网络市场也被斯利姆所控制。

斯利姆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墨西哥的人均年收入只有6800美元,还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每天收入不足5美元;虽然每100个墨西哥人就拥有16条电话线,可墨西哥仍然处于电话普及率最低的国家之列。与此相反,斯利姆掌控的上市公司市值占墨西哥股市半壁江山,个人财富相当于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8%。贫富之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对斯利姆垄断诟病的总背景。

斯利姆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结论:在美国,2000万非法移民中墨西哥人占到一半,而斯利姆则被看成是导致不少墨西哥人背井离乡移民国外的原因之一。墨西哥银行行长奥特兹测算,斯利姆的垄断导致墨西哥的经济每年少增长一个百

分点。

斯利姆更不能回避这样一种严峻的挑战：墨西哥联邦竞争委员会将要斯利姆旗下两家电信公司——墨西哥电话公司和美洲移动展开调查，以确定其是否存在垄断行为。同前几任总统不同，上任不久的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誓言将努力实现促进市场竞争的承诺，特别是严厉打击电信业的垄断行为。在墨西哥，靠垄断发家的富豪不在少数，《福布斯》富豪榜上，10名上榜的墨西哥富豪中，有7人所在行业基本处于垄断地位。但是，高处不胜寒。站到世界财富之巅的斯利姆已经很难逃脱公众近乎苛责的审视目光。

以慈善回赠社会

就像比尔·盖茨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巴菲特捐出了全球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个人慈善捐款那样，斯利姆也是一个乐于慈善事业的老人。

先前斯利姆所把持的慈善观与盖茨、巴菲特等人有些不同，他曾经不止一次就巴菲特的善举表示质疑，“我认为，贫困问题是无法靠捐献来解决的。相比起像圣诞老人一样四处散发钱财，商业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斯利姆并没有和其他人分享他的财产。

但是，偶发的意外事故却让斯利姆改变了自己的想法。1999年，与斯利姆相伴30余年的妻子苏玛雅因患肾病撒手而去；次年，斯利姆本人又进行了一次心脏大手术，医生也向他的孩子们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但幸运地斯利姆从大病中挺过来了。这两件事对斯利姆触动非常大，并彻底改变了他从前一味追逐财富的念头。出院之后，斯利姆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逐步把事业转移给三个儿子，而自己则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专注和从事健康、教育等慈善工作。

斯利姆向慈善事业投入的第一笔善款是为没有能力支付手术费用的墨西哥人支付了超过20万美元的手术费用，并且成立了一个肾脏移植中心。在所有的求助对象中，斯利姆似乎对教育事业格外地情有独衷。他向幼稚园的贫困儿童免费捐赠了9.5万辆自行车和9万副眼镜，并为15万名大学生提供奖学金。最近，斯利姆准备发起成立一个

专门的教育基金会，并且表示计划出资25亿到40亿美元。

然而，令斯利姆非常难受的是，自己的慷慨慈善之举似乎并没有像巴菲特和盖茨那样赢得国民的赞美和喝彩，相反他却听到了许多不可理解的杂音。墨西哥许多人认为，斯利姆与其向社会捐款，还不如降低一些服务价格更实惠，因为在他们看来，斯利姆通过垄断获得的利润比捐出来的钱多得多，甚至有人指出，斯利姆的慈善只是往其脸上贴金的行为，目的是维护其垄断地位。

热心的举动换来如此的苛责可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显得有点残酷。在笔者看来，外界之所以对斯利姆的慈善行为嗤之以鼻，还与墨西哥的整个慈善环境有关。在墨西哥，除斯利姆之外，还有10位亿万富翁，而他们在慈善方面的投入都无法与巴菲特或盖茨相提并论。这种状况当然引发了人们在心理上对富人群体的恶感甚至敌视。正如墨西哥慈善中心主席Jorge Villalobos所言：“在美国，人们理解富人是受到上帝保佑、管理社会资源的，但是在墨西哥，这样的想法不存在。”令人尊敬的是，已经对各种刺耳言语习以为常的斯利姆并没有因为外界对自己不公平的看法而改变慈善之举。在《福布斯》杂志宣布斯利姆为全球第二富人的时候，斯利姆就发表声明，在未来4年里将慈善捐赠增加到100亿，并建立3到5家慈善机构。

实际上，热心于社会慈善事业还只是斯利姆良好人格品质的一面，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财冠全球的斯利姆在生活中异常地节俭，甚至可以用吝啬来形容。几十年来，他的办公室仍然在墨西哥城摩天大楼夹缝中的一个两层水泥小楼里，家中的住房也是一幢不到百平米的旧房子。平日里，斯利姆总是穿着一身松垮的衣服，手上至今戴着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买的一只廉价的塑料电子表。当然，他也有一些还算奢侈的爱好，比如爱抽雪茄，或在周末度假，而度假所用的房子也还是几十年前盖的一座小木房。

生活中的斯利姆也格外地低调：几乎从不在媒体上曝光，也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尽管在墨西哥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大名，但是对于他的个人隐私还是无人知晓。对此，斯利姆的回答也非常地简单：“我不想因此惹出麻烦！”